油菜花田

 我曾经对衰老和死亡并没有切身的体验，也没有概念。直到那天外公的噩耗传来，我真正地体会到了一种深刻的无力感，一种锥心刺痛的感伤，不可描摹和言说的苦痛。棺木合上的那刻，我们从此天人永远两隔。

 我对外公的印象并不清晰，但是我记得外公总是喜欢带着我在春天的时候去看油菜花。油菜花金灿灿地连成着片，把天空和大地都渲染成那耀眼的金色。漫山遍野地肆意开放，招蜂引蝶，在春风中摇曳生姿，起风而舞，尽情地展现着自己动人的容颜。虽不名贵，但是亦不卑微。

 但是外公不知从何时渐渐地不爱说话了，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门口的木质长凳上，从早晨坐到晚上。慢慢地到后来外公好像就不太认识我了，我大声地喊着外公，让外公陪我一起去看油菜花，但外公就像没有听见一样，脸上依旧是木讷的表情，眼神空洞地不知看向何方。母亲告诉我，外公的有些记忆被一块叫AD（阿尔兹海默症简称）橡皮擦擦去了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更多的记忆会被擦去，最后外公的记忆可能变成一片空白，他可能一个人都不认识了，包括他最爱的至亲。

 外公的病起初没有引起家人们的重视，外婆说外公年纪大了，人变懒了，成天就坐着，也不干活。直到发觉不对劲的时候，外公已经病入膏肓了。他无法自理生活，无法坐起，只能躺在床上，连翻身都需要别人的帮忙。再后来外公不会说话了，但我固执地以为，所有的事情，外公心里都知道，他只是说不出来。这种感觉可能很难受吧，对于一个曾经那么独立的人来说。

 那年冬天很冷，外婆去澡堂洗澡，怕外公在家冻着，让外公坐在火炉边上，把脚放在金属的烘热器中 。但是因为没有调节好火候，外公也不会说话，外公的脚底基本全部烫伤。脚底的水泡几乎占满了整个脚底板。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，外公的伤口流血发溃，外婆心疼外公，又十分地自责。每日给外公换药，给外公翻身，帮外公洗漱，给外公喂饭……生活的种种琐碎并没有击垮外婆，她总是抱有着一线希望，希望外公能好起来。

 我当然和外婆想的一样，我希望能有一天，外公还能带着我去看油菜花。外公卧床不起，成日里只能躺在那一方小床上，看着那终日面无表情的天花板。外公去不了除了房间以外的地方，但是我行。我就常常给外公讲故事，讲身边的故事，讲书里看到的故事。虽然外公的眼神依旧是不知看向何方，但我总觉得他总会听一点点的，一点点也是好的。就像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，但七秒钟可以无限美好。即使外公的记忆只剩下一点零星，我也要使这些零星熠熠生辉。外公陪年幼的我看了那么多次的油菜花，我也应该陪年老的外公看几次的，只可惜我没有机会了。

 死亡对于我来说曾经遥不可及，但是外公的离世却让我猛然一震。衰老来的是这样的迅速，死亡是这样的凌厉。这些我从来没有意识到。外公的背脊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些佝偻？外公的双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星星点点的白？外公的眼角的皱纹是什么时候开始加深？一切的一切我向时间质询着，渴求着答案。

 衰老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死亡吗？油菜花凋谢了，明年还会开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我们把外公埋葬在油菜花田里，他把一生献给了土地，便让他长眠在他挚爱的土地上，长眠于他的油菜花田里。

 我站在外公的坟前，献上一束金黄的盛放的油菜花。